

返并航程 服务暖心

陈士琴

在深圳小住后,我们准备返程回太原。细心懂事的外孙,考虑到深圳机场大,担心对机场环境不熟悉的我们会迷失方向,耽误登机,便前往机场的爱心服务站,为我们申请了乘机一条龙服务。我们欣然接受了孩子的好意,满心欢喜地开启了一段充满温情的旅程。

孩子为我们办理申请手续后,我们便被引领至一处安静舒适的角落就座。随后,一位热情的年轻人接替外孙的任务,准备护送我们去安检。孩子无法进站,我们挥手作别,心中满是不舍。

深圳机场之大,我们在来的时候便已深有体会。坐上了机场内部的短途地铁,小伙子介绍:“这是快捷运送乘客登机的捷运地铁。”我们又辗转走过好长一段路,终于抵达回程的登机口。若没有这位年轻人的引领,我们恐怕会迷失方向。年轻人将我们托付给登机口的工作人员后,我们与他握手致谢。

登机口的空乘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。此时,距离登机仅剩8分钟,人们已排起长队。空乘人员告诉我们,身份证已检查完毕,我们可以第一个登机。老伴要去卫生间,有人陪同前往;我想去接开水,工作人员也和我同路。登机时,又安排工作人员

护送,一路上还不断提醒我们:“留意脚下,注意安全。”到达飞机口,她我们将我们托付给空乘人员,完成了第二棒,即深圳机场的接力任务。

这是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山西分公司,由深圳飞往太原的MU5408次航班。一上飞机,我们便感受到别样的温暖。“爷爷、奶奶,你们的座位在后面,慢慢走啊……”“爷爷,我来帮你放行李。”飞机还未起飞,一位工作人员送来了毯子,并告知我们下飞机时最后走,会有人来接。温暖的关怀,让我们感动不已。飞机起飞后,灯光暗了,空乘人员见我在翻阅报纸,便贴心地帮我打开头顶的小灯。送餐时,工作人员先将孩子预订的两份餐送了过来。老伴轻声说:“你一定要写一篇文章,好好谢谢她们。”我笑着说:“没有问题,我还是《太原晚报》的夕阳红记者呢!”

不到3个小时,飞机抵达太原。我们按要求最后走出机舱。果然,一位太原机场地勤人员早已在外面等候,与飞机上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接手续后,我们感激地与几位漂亮的姑娘拍照留念。这时,我才知道她们是东航山西分公司的空乘人员。

领着我们出站的地勤人员,一脸

和蔼可亲的样子。我问她:“这么晚了,你该下班了吧?”她微笑着说:“早着呢,还有十来趟回来的飞机……”来到行李查询处,她又与一位快步走来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交接。

赶得正巧,我们刚站稳,便看到一个行李箱缓缓滚动过来,正是我们的,工作人员马上搬了下来。问道:“奶奶,你约网约车了吗?”“这么晚,我就是担心不好打车。”于是,她帮我约了车,又陪着我们坐上到地面的电梯。没几分钟,网约车就到了,她又帮我们把行李放到汽车后备箱。太原机场的爱心服务就此圆满完成。

一次接力棒似的乘机全程服务,历经5次爱心传递,将我们两位老人平安送回太原,其中包含了深圳机场、东航山西分公司、太原机场三个部门的协调配合,真是暖心!这也是我们第一次享受到如此高规格的机场服务,感受颇深。感恩每一位为我们辛勤付出的工作人员。

我们俩是抬着它进的厨房,如去年它来时抬进家里一样。

切南瓜时,我爱人让我拍个视频,说给谁家就发给谁家这视频,让他们看看这大南瓜。把大南瓜抬到案板上,他开始操刀切瓜。一刀下去,又是惊喜:金黄鲜嫩,完好无损。真是神奇,从去年的10月,到今年的7月,在我家放了这么长时间,居然好好的,还不算它被摘下来的时间。七刀八块,给自家留一块,其余的就近分送亲友。当晚,简单将视频编辑了一下,加了几行字,配了一段音乐,发给了亲友,也发给了大南瓜的主人平平。最有意思的回馈是83岁的刘阿姨。同以往一样,她喜欢将实物拍照,并在照片上写几句话。她说:“第一次看到放了快一年的南瓜还保存得这么好。”次日她发来了照片,用福南瓜做的金黄的大米饭。

事后,我将大南瓜的故事告诉了平平,并将刘阿姨每次分享的照片也发给她,平平很高兴。

分享大南瓜

郭爱川



图片来源:百度网

家里有个大南瓜,放在客厅电视机前当艺术品摆着。客人来了,每每都要惊奇、赞美几句,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南瓜。

这南瓜之大,足有一米多长,一头圆些、粗些,中间变细、变弯,另一头变小,棕绿色,有深浅、长短、粗细不一的条纹在南瓜身上自由蔓延、流动。为保护它,我们在它的两头放了白色的泡沫垫着,觉得泡沫垫处理得不精致,我竟没有给这瓜拍个照,真是有些遗憾。

这大南瓜是老家发小果明给的。公公周年的忌日在十月,去年那个时候我们回去了。临走时,果明和平平两口子照例又给我准备了好多菜,其中就有这个大南瓜。他们还带我到地里让我看稀罕,挖了胡萝卜,铲了几棵大白菜。果明三两下就用铁锹铲断了白菜根,随手一剥外面的老菜帮子,一棵翠翠绿、鲜灵灵的白菜闪现眼前。他们两口子吃苦能干,种的地多菜也多,收成也好,也舍得给人。

在我家,大南瓜当工艺品十个月,我们决定吃了它,因为今年的南

瓜也该下来了。

朋友小杜过年从榆社来时,看到这瓜也觉稀奇,他也是村里土生土长的人。他说这是福瓜,要大家一起吃。“肯定的”,我们说。

不过,因为稀罕它,就欣赏着也不急于吃。当艺术品看了稀奇,它的使命也算是完成了。至于这大南瓜还能不能吃了,有些抱希望,放的时间太长了,估计也干了。

那晚一拿它,好重。心中窃喜。



喜柿连连 葛桂清作

拉大锯

梁建军

1975年,我负责小店公社红寺村知青食堂,分管副业的队长来到食堂,说:“这几天中午安排个客饭,吃白面,管饱,月底队里结算。”

中午开饭了,两名吃客饭的人如约而至。粗瓷大碗,盛满,每碗六七两,每人吃了一碗,饭量真大,一聊才知道,是拉大锯的。

拉大锯是个强体力劳动,也是技术活。过了几天,拉大锯的工人把需要破解成板材的原木(去了皮的树干)拉到了食堂前的大柳树下,这块地方宽敞,浓荫蔽日。大锯有2米来长,一尺来宽。他们先做个一人多高的木架,放置原木。

一名木工拿着墨斗,墨斗里放着棉花,墨汁倒在棉花上,墨斗前后各有一个小孔,墨线从棉花中穿过。墨斗后端有一个用手摇转的木轮缠绕墨线。木工站在原木上,拉着挂在墨斗外面的小钩,拉出染墨的线绳,把钩钩在原木的一头,再把线拉到另一头,拉直绷紧。另一人在原木中间拉起墨线,一松手“啪”的一声,原木上就留下了笔直的一条黑线,这样隔一寸就绷一条线。

线绷好后,一个人站在原木上,一个人站在原木下的地面上。原木在木架两头要露出几尺,固定牢,而后从木头的一端沿着墨线开始拉锯。站在地上的人握着两个手柄往下拉,站在原木上的木工握着手柄往下推。大锯拉到底,上面的人往上拉,下面的人往上推,循环往复。锯到架子边上时,两人把原木向里移,大锯移入木架的中间,而后继续拉锯。看着他们节奏分明、流畅自如,好像不是力气活,倒像是在表演,有一种力的美感。随着大锯上下移动的“刺啦刺啦”声,锯末随锯而下,撒落在地上成了一条笔直的木屑线,慢慢形成一个长堆。附近的村民们有的把锯末取回去烧火做饭,有的在院里堆上一堆,点燃,只冒烟不着火,冒出的烟夹杂着淡淡的木香味熏蚊子。

看着师傅们挥洒自如的动作,我好奇想体验一下。和拉大锯的师傅一说,估计是每天给他们做饭的缘故吧,他不是很情愿地说:“那你试试吧。”说着,站在地上的师傅让出位置,又简单地告诉我拉大锯的要领。拉锯开始了,师傅往上拉,我就往上推,到了上面我就往下拉,师傅往下推。不知怎么,大锯在我手里就是不听使唤,总使不上劲,往下拉、往上推,总感到有些疙疙瘩瘩,不顺畅,自己出了一身汗,锯线豁豁牙牙的。

木工师傅说:“行了,别累着。”实际是下了逐客令,我看似帮忙,其实在添乱,不仅出活慢,锯得不直,木板还坑坑洼洼的,师傅说:“费了料。”

随着时代的发展,解板材、锯木头都用上了电锯,又快又省事,当年生产生活中离不开的拉大锯行当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。